

蘭州大學學者堅守40年 建以中國為中心研究體系

敦煌解夢人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指透過敦煌文獻才能真正讀懂敦煌文化。

做強敦煌學 為中國爭光

「在我上大學時，日本學者藤枝晃曾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這點燃了我的報國熱情，成為我投身敦煌文獻學研究的動力之一」，鄭炳林說，「如今，我們更願意說『敦煌在中國，敦煌研究在世界』。」

2007年2月9日，中國第一位外籍敦煌學博士在蘭州大學誕生，來自韓國的徐勇博士將自己起名為「敦煌的沙子」。畢業於首爾大學繪畫系的他，對敦煌一直有着無法割捨的嚮往，並在蘭州大學完成了自己敦煌學的博士學業。



鄭炳林在德國勃蘭登堡科學院吐魯番學研究所交流。

助絲路沿線國文史研究

如今，敦煌文獻研究在除中國大陸外的地方花開遍地：蘭州大學與台灣華南大學共同編寫百本叢書《港台敦煌學百年文庫》，與日本京都大學聯合出版圖書《國際敦煌學文庫日本卷》……今後，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還將同俄羅斯、法國、英國等國家聯合出版相關圖書，讓敦煌學真正成為一門舉世矚目的顯學。

與此同時，敦煌文獻研究還能夠為絲綢之路沿線各國歷史文化研究找到突破口。「我們也希望通過對敦煌學的研究，為絲綢之路沿線的吉爾吉斯、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家找到他們的歷史。」鄭炳林說。

使敦煌成連接中國橋樑

2009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時指示「要把敦煌學做強做大，為國爭光」，近十年來，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按照總書記的指示要求，不斷挖掘敦煌歷史文化資源，為研究敦煌學研究現狀，引領學術研究發展不懈努力，成效顯著。

今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同敦煌研究學者進行講話時強調，我們要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就要以更加博大的胸懷，更加廣泛地開展同各國的文化交流，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

此次座談會上，鄭炳林在向習近平總書記的報告中說：「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已經佔領了學術制高點，我們將努力使敦煌文化成為世界鏈接中國的橋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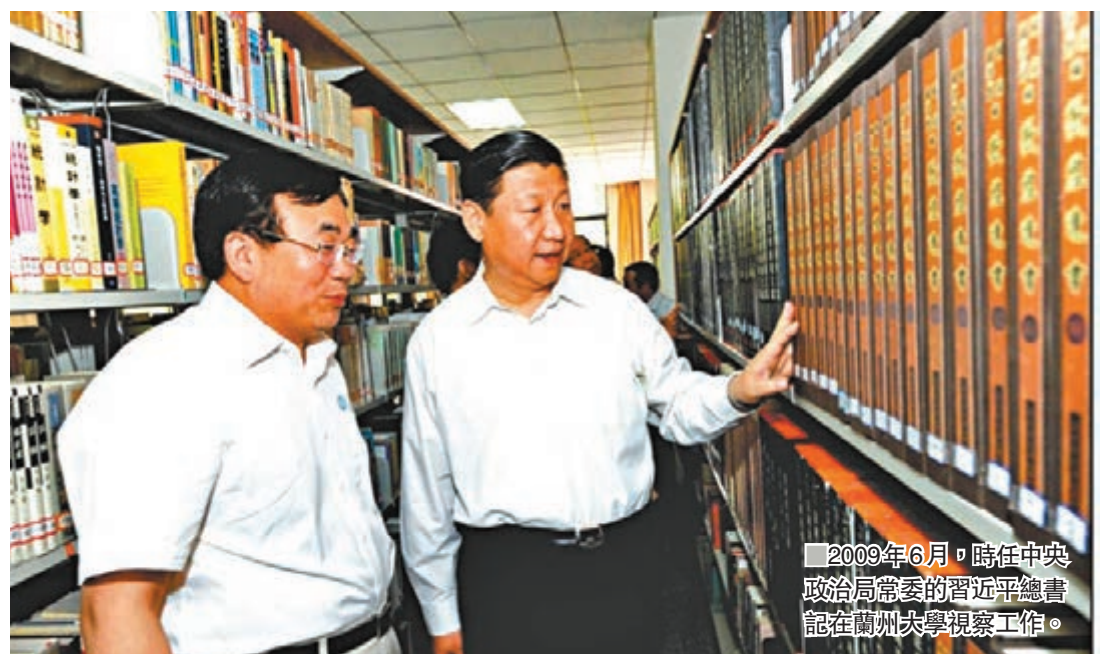
敦煌文化歷經數千年，是中國歷史變遷的「參與者」與「見證者」，如今，承擔着中國走向世界，世界了解中國的重要紐帶。「未來，我們將繼續牢記習近平總書記囑託：把敦煌介紹給全世界。」鄭炳林說。



鄭炳林和學生在敦煌莫高窟參加學術研討會。

文獻探文明

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敦煌，強調敦煌文化是中華文明同各種文明長期交流融匯的結果，勉勵大家加強敦煌學研究，廣泛開展國際交流合作，充分展示我國敦煌文物保護和敦煌學研究的成果。
敦煌數百洞窟保存的2千4百餘身塑像、4萬5千平方米壁畫，我們能夠看到敦煌的美；而穿過這些塑像、壁畫的「身後」，尋找敦煌背後故事、解讀敦煌文化內涵的重任也落到了蘭州大學的肩上。在這片與敦煌「脈脈相連」的黃土地上，蘭州大學為世界解讀敦煌已逾40年。



2009年6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習近平總書記在蘭州大學視察工作。

「我們看壁畫能了解到的只是敦煌文化的冰山一角，真正能讓大家讀懂敦煌文化的，是包括地理文書、歷史文書、占卜文獻、類書等在內的敦煌文獻。」參與習近平總書記敦煌行的座談會專家、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說。

逾6萬文獻散落全球查閱難

敦煌文獻，又稱敦煌遺書，是我國乃至世界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備受國際矚目。

但是，進行敦煌文獻研究解讀的第一步，就面臨着許多突出問題：文獻數量多，一共出土古文獻有6萬多件；文獻流散各地，國內僅存一萬多件，而英國藏有1.5萬餘件，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有7,000餘件，俄羅斯聖彼得堡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有1.9萬多件，此外，日本、丹麥、印度、德國、美國、瑞典、奧地利、韓國等國也有收藏。

鄭炳林說：「流散在外的敦煌文獻是敦煌文化研究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僅想閱讀外國圖書館館藏的敦煌文獻就有諸多限制，更別說專門的研究，難上加難。」

以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為例，想要在這家圖書館閱讀到敦煌文獻需要提前申請，且規定十分嚴格，每人一天只能看5個編號的文獻，而文獻的長度各有不同，長的有二三米，短的只有一小片紙，即便中國學者前往當地，也很難將這些文獻一一看完。為了讀到這些流散國外的珍貴文獻，鄭炳林每天申請查閱，才能將館藏的敦煌文獻讀完。

全國首個博士點著作逾百部

「板凳能坐十年冷」，蘭州大學像鄭炳林一樣的敦煌「解」夢人，就是憑藉着這樣的堅守精神，為世界解讀敦煌40餘年。上個世紀70年代，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開始起步，1983年前後，蘭州大

學成立敦煌研究室（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前身），並於同年創辦對外公開發行《敦煌學輯刊》，成為敦煌研究學界重要的學術期刊之一。

1998年，蘭州大學申請到敦煌學博士點，這也是全國第一個敦煌學博士點，為國內外高校和科研單位輸送了約142名博士生。1999年，蘭州大學敦煌學成為國家設立的重點研究基地，成為西部唯一一個進入首批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的學科。2003年，蘭州大學敦煌學又申請到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據統計，敦煌文獻研究蘭州大學牽頭撰寫完成學術著作百餘部，叢書十餘種。鄭炳林於1989年刊發的第一部專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該書對散見於敦煌遺書中的各種地理文書進行了全面匯輯和校注；他的另一部學術專著《敦煌碑銘贊輯釋》也在1992年出版，而這兩部書，至今仍是敦煌文獻研究的重要工具書。

如今，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培養出的人才不僅為母校敦煌文獻研究出力，同時，也有一部分蘭大人在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諸多高校的敦煌文化教學、科研崗位上努力奮戰。



鄭炳林給學生上課。



敦煌文獻研究學術著作和叢書。

涉獵多民族 破胡語障礙

研西域文採先易後難

敦煌文獻上迄東晉、下至北宋初。其間歷經兩晉、梁、陳、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後梁、後唐、後晉、後周、北宋、沙州回鶻、西夏、元朝、明朝等10多個朝代，保存了多個民族的文字，對中古時代語言學的研究有極大貢獻，為研究我國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留下了珍貴的文字資料。但同時，由於敦煌文獻保留了大量吐蕃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龜茲文、突厥文、梵文、藏文等胡語文獻，而且部分西域民族文字已經斷代消失，文字上的障礙為敦煌文獻研究造成了不小的難度。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據鄭炳林介紹，研究中先找會的，找不到就自己學，沒法學就到當地走，走也要把這個難點拿下。

2011年，蘭州大學召集吐蕃文字方面的專家，將敦煌吐蕃文獻中價值比較高的內容抽選出來，編寫了一套全部以吐蕃文為內容的叢書——《敦煌吐蕃文獻選集》，該套叢書成為研究敦煌吐蕃文獻的重要工具書。

「習近平總書記在座談會上談到『敦煌學研究要關注西北少數民族研究，要關注西域歷史研究』，總書記指出的，正是敦煌文獻學研究的痛點、要點。」蘭州大學黨委書記袁占亭說。

就在今年，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邀請了研究突厥文、回鶻文、藏文、梵文的四位專家，共同投入到國家重大課題《北朝到唐民族碑銘整理研究》當中。

重走先民路深挖資料

同一時期，「趁着還能走動的年紀，挖掘更多與敦煌文化相關內容」，63歲、滿頭白髮的鄭炳林沿着草原絲綢之路、回鶻道的路線，前往蒙古高原等高海拔地區，循着先民的蹤跡，對碑銘等文字載體進行民族文字研究，為敦煌文獻研究積累了寶貴的少數民族文獻資料。

蘭州大學還為敦煌文獻研究提供了平台支撐。自2017年開始，由蘭州大學敦煌學和民族學牽頭，將蘭州大學全部11個文科專業整合為「敦煌絲路文明和西北民族社會」雙一流學科群；成立專門研究機構——貝業經研究院，開展西域歷史語言文獻研究和人才培養工作，並計劃出版前期研究成果。

開放與合作，廣泛同社會各界以及世界各地學術機構加強互動交流、學術研究等，是蘭州大學推進敦煌文化研究走向世界的重要精神。2016年，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與敦煌研究院合作完成《敦煌與絲綢之路石窟藝術研究》，分朝代、民族等刊佈了眾多敦煌文化研究資料；近期，蘭州大學還將與新疆龜茲研究院聯合出版《龜茲石窟壁畫集》，預計將成為絲綢之路沿線石窟群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